

吕叔湘全集

第十三卷

《未晚斋杂览》

讲话、序跋和随笔

生前未完成和发表的四篇

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吕叔湘全集

第十三卷

《未晚斋杂览》

讲话、序跋和随笔

生前未完成和发表的四篇
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





1981 年 10 月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年会后游峨眉山万年寺



1982年4月吕叔湘三兄弟于北京永安西里
(左起：吕叔湘、吕浦、吕默深)



1987年7月在书房



1991年4月22日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负责人来访

《吕叔湘全集》第十三卷

说 明

本卷收入吕叔湘的《未晚斋杂览》以及其他散文随笔，讲话笔谈，序跋书评以及回忆文章和诗词。凡作者已收入各种自编文集的，不收入本集。《未晚斋杂览》据三联书店 1994 年版排印。各种散篇文章，不少系据作者手稿排印。

书后附印作者四篇生前未完成和发表的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：《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》《现代汉语语法（提纲）》《试论补语》《关于汉语语法问题的一些感想》。

《吕叔湘全集》

学术顾问

胡 绳 孙起孟 陈 原 姚德怀 李 荣
刘 坚 叶至善 刘 杲 傅永和 任慧英

总策划

俞晓群 沈昌文

整体装帧设计

张慈中

责任编辑

俞晓群 王之江 刘国玉 柳青松

责任校对

王 玲 马 慧

技术编辑 美术编辑

袁启江 吴光前

目 录

《未晚斋杂览》	1
讲话、序跋和随笔	69
生前未完成和发表的四篇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	397

《 未 晚 斋 杂 览 》

目 录

序	5
小引	6
霍理斯论塔布及其他	9
赫胥黎和救世军	19
葛德文其人	31
李尔和他的谐趣诗	37
第二梦	47
书太多了	56
买书·卖书·搬书	63

序

收在这本小书里的七篇文章都曾经在《读书》上发表过。

这些类似读书札记的文章在《读书》上发表的时候，用了一个栏目，叫做《未晚斋杂览》。“未晚”者，已晚也。旧时训诂学里有“反训”这么一个项目，现在也还有训诂学家热心研究。我这个算不算“反训”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怀着“已经晚了”的心情选择“未晚”作为斋名的。正如一个人黑夜独行，嘴里说“不怕！不怕！”其实心里是害怕的。

回想年轻的时候念过几年外国书，正在想在教书的空隙学着写些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的时候，忽然改了行，钻起本国语言来。从此顺流而下，要回也回不来了。直到年过 80，本职工作已经放下，又遇到《读书》的编者来约稿，这才有重拾旧欢的妄想。等到拿起笔来试试，才发现只能做个传声筒，既不能有所发挥，更谈不上有所发现。但是既然开了个头，也就准备陆陆续续写下去，准备一年写三、四篇，三、四年之后凑合着印成一本小书。没想到五年过去了，还只写得八篇。而老态日增，写文章越来越艰难，只好就此打住。仍然把已经写得的汇成一集，尽管小而又小，也顾不得了。记其经过，作为小序。

吕叔湘

1991 年 4 月 10 日

小 引

从中学时代起，我就爱乱翻书。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着聚书，十多年之后，渐渐的满了五六个书柜。我买书只管对我有用，或是我喜欢，不讲究版本罕见或是装帧精美。可也有不期然而然的成为珍品的，例如初版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全套的《语丝》。可是“俱往矣”，都让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给毁了。从此灰心，决计不再聚书。同时，挣的钱渐渐的连吃饭也不太够，住家又搬来搬去，哪还有条件藏书？

解放以后，生活安定了，可是工作烦杂，顾不上看闲书，更没有逛旧书店的闲情逸致。这以后，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三部曲。一，“牛棚”，二，“干校”，看书，除了《语录》和《人民日报》，都是“犯错误”。到了三，“解放”，那倒是清闲了，除了内心深处。业务，有时候让干，有时候不让；不管让不让，自己不想干，知道将来还用不用得上呢！这就得找些可以一看的东西来“宰时间”。琉璃厂去过几回就不再去了。第一，当时的规矩，好书放在里屋，不是部长级不让进；第二，这里边的书的标价让你张不开嘴；第三，线装书占地地方，不是寒斋所敢延纳。这样就转移目标到西文旧书店。一个月去一两回，一回拿回来少则三四本，多则七八本，价钱公道，多半在一块二毛到两块之间，可说是惠而不费。一晃就是六七年，居然塞满了两个书柜。当然，多数是常见的普及本诗文集和小说，可是因为当初在学校里读书要赶时间，不想取巧也得取巧，现在重新咀嚼咀嚼也颇有滋味。也有一些各式各样的“杂书”，有曾经闻名的，更多的却是连作者

带书名都生疏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买回来的。在这些杂书里边有些不太有名而颇有点意思，可以作为闲谈之一助。《读书》的编者多次要我给写点什么，我是一再推辞，后来他不再提起，大概是不存希望了，可我倒想试巴试巴了。先得声明，我这些“杂览”用得上八个字，叫做“不今不古，有西无中”。有西无中的原因，头里已经说了。为什么又不今不古呢？不古是因为一谈到古典著作就免不了要参考前人的论述，我离队太久，赶不上了。并且当今之世，除了莎士比亚，别的位古人似乎也很少有人感兴趣。至于不今，是因为我没有机会看到当代的著作，严格说是我太懒，不去向人家借，或者上图书馆去找，目光局限于自己的书柜，而这些书很少是40年代以后出版的。

还得说一说“未晚斋”。40年前我曾经写过几篇杂览性质的文字，有位教授先生说，此人不务正业，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。此后我就给这类文字加上“影斋杂览”的副题，“影”者不三不肆之谓也。有朋友看见这个怪字，问我何所取意，我笑而不答。现在无须跟人赌气，这个斋名儿用不上了。改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年纪大了，有些事情，像阿拉伯文或者迪斯科舞什么的，学起来太晚了，至于读点有益的书，做点有益的事情，应该没有太晚的时候吧，于是题为未晚斋。至于这些“杂览”都是否符合“未晚”的要求，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理所当然的应该是读者而不是作者。是为引。

1985年新春试笔

（本文据手稿排印）

